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一捧星火落青山

莫云



车子驶离城镇,逼人的暑气被连绵山林尽数收纳。漫山竹从层层铺开,修长枝叶随清风缓缓摆动,像无数沉默伫立的行者,守着山间岁岁不变的光景。清泉顺着山岩沟壑慢慢流淌,细碎流水声消解了盛夏的烦闷。时隔多年再度踏足这片土地,脚下每一寸泥土都沉淀着一段鲜少被人细细品读的往事。

缓步登上黄洋界,正午日光铺洒群山,山间薄雾缓缓消散。身旁石墙被长年风霜打磨得凹凸不平,深浅不一的弹痕嵌在石壁纹路里,安静留存至今。指尖轻触粗糙岩壁,思绪不由自主飘向许多年前同一个燥热的夏季。彼时前路渺茫,物资匮乏,一群正值年少的人背着简陋行囊隐入深山,没有充足口粮,没有完备防护,仅凭心底一份不肯熄灭的信念扎根于此。

当年山野间的光亮微弱至极,如同深夜荒林里飘摇的萤火,任凭风雨反复侵袭,始终未曾彻底湮灭。成片竹林见过深夜营房里不曾熄灭的灯火,山间溪流听过年轻战士低声诉说的期许。没有人能预见前路是否会迎来坦途,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守着这一点微光,踏遍崎岖山道,在幽深山林里开辟出通往希望的小径。这团在八月生根的微光,算不上声势浩大的烈火,却拥有刺破无尽黑暗的力量。

顺着蜿蜒山道慢慢前行,路过早年留存的简易营房。低矮土屋安静隐在竹影之间,老旧木榻、粗陶餐具、残破油灯都原样妥善保存。屋内空间狭小逼仄,很难想象曾经几十人挤在此处,熬过一个又一个酷热八月。墙面残存着字迹淡去的手写标语,笔墨早已褪色,可文字里蕴藏的力量依旧直

此起彼伏的蝉鸣声,歌唱着盛夏的到来。它们越是聒噪,周遭的环境倒越是安静。在这静谧的午后,薄云慵懒地躺在淡蓝的天际,偶有清风拂过,树叶们轻轻地晃动着身子,仍处于酣睡中。

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地穿越回十几年前的那天。也是一个静得出奇的午后,只有阵阵蝉鸣搅动着空气里的沉寂。但那个午后发生的事情,却在我尚未成熟的心灵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若不是那双紧紧握住我的手,恐怕我至今都没有勇气再去回忆。

初一时,老师让我管理班上的午休纪律。对于老师交代的任务,我一丝不苟,宁可自己不午休,也要督促同学们保持安静。但有些同学强行跟我对着干,大声喧哗、东窜西跑,我见了便厉声呵斥。他们非但不收敛,还带动更多同学跟我作对。渐渐地,我把许多同学都“得罪”了,他们开始孤立我。

那个午后,我在校园广播站忙活了一会儿,回到课室做值日时迟到了几分钟。我刚进课室,和我同组值日的女生就大步走过来,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对我破口大骂,怒目圆睁,气势汹汹。我拿起扫帚赶紧扫地,回到座位后,我再也绷不住了,趴在桌子上偷偷啜泣。

下午刚好要去教学楼对面的美术室上课,同学们关了灯,纷纷走出课室。有人在门口朝我喊道:“你出不出来?要锁门了。”很快,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吵闹声逐渐离我远去。窗外,蝉鸣阵阵,课室里很安静,我能听到自己的呜咽声。

这时,一双温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别哭了,我们去上课吧。”

击人心。我独自静立空屋之中,四下只有竹叶摩擦的轻响,恍惚间能听见从前年轻人低声闲谈的声音,他们的心愿朴素直白,只盼山河安宁,寻常百姓不必再承受颠沛之苦。

我望着连绵青山,内心只剩一片沉静的动容。如今我们安然沐浴夏天晚风,安稳度过四季更迭,不必躲在山林里避风遮雨,不必为饱腹终日奔波,这份触手可及的安宁,正是当年山野里那一缕微光,跨越漫长岁月馈赠给后人的礼物。

日暮时分,落日给连绵群山晕开一层温润的红,山间晚风褪去白日灼人的燥热。我静坐石阶之上,望着一望无际的竹海静静思索。人们总下意识地认为星火燎原是轰轰烈烈的史诗,可真正支撑岁月前行的,是微光之中从未动摇的本心。八月从来不止是盛夏的代名词,它是一段历史的开端,一种精神生根发芽的起点。当年深山里星星点点的微光,历经时代变迁,化作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血脉里的坚守。

踏上归途时,天边浮起轻柔晚霞。回望渐渐远去的井冈山,满目青绿之下藏着永不冷却的热忱。每一年八月,热浪如约而来,满城红旗迎风舒展,我们回望过往,不只是追忆一段远去的岁月,更是拾起那束跨越时空的微光,看清自己心底最初纯粹的向往。

世间万般风物都会随岁月褪去温度,盛夏的酷热终会消散,山间草木枯荣交替,可根植于土地的信仰永远不会冷却。那团诞生于八月深山的微光,从前照亮乱世中艰难前行的脚步,如今依旧温柔映照每个普通人的本心,时刻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当初出发的缘由。

一开口,我就听出了是小惠的声音。我们初中入学军训时就认识了,后来成为了好朋友。班上的同学把我孤立后,她嘴上没有表明任何态度,但继续和我相好。

她一直握着我因哭泣而颤抖的手,先是轻声地安慰我,后来就一声不吭地陪着我。等我的情绪终于缓过来之后,她拉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去上美术课。

后来小惠向我坦言,她也曾犹豫过是否要继续和我当朋友,因为别的同学看到她对我好,也疏远她了。她在班上本是人缘很好的人,要接受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犹豫归犹豫,最终她还是决定维持我们俩的友谊,不管别人怎么针对我,她都默默地支持我。

遗憾的是,小惠在初三时转学了。但她对我的关心却没有中断,我在QQ空间发表日志后,她经常在底下给我留言,大多是鼓舞打气的話。后来她弟弟上了我们学校后,她还托他给我送过圣诞贺卡。我们的友谊从未褪色。

多年后我们相约母校,一起走在绿荫如盖的校园小径上,再度回忆起那些青涩又不堪回首的旧时光。小惠对我说:“其实,那时候我和很多同学看起来关系很好,但真正好的朋友,就你一个。”我握紧她的手,说:“谢谢你,让我扛过了那段日子,直到现在,你都是我的好朋友。”

午后阳光倾洒,一树树蝉鸣响彻耳际,但周围是多么的安静。我忽然发现,好朋友就像这种安静,在外界的嘈杂、世事的纷扰中为我捎来慰藉,一言不发,却直抵心灵。

荷塘晚风(外一首)

林钊勤



残荷栖于浅水
摇曳着最后的倔强
暮色渐渐降临
像一幅淡淡的画框

微风轻轻吹过
荷叶沙沙作响
那是自然的低语
诉说着时光的沧桑

水面泛起涟漪
波光在暮色中荡漾
远处的山峦
模糊了轮廓的模样

我静静地站在塘边
感受着这清凉
心中的烦恼消散
只剩一片安详

荷塘的晚风啊
是夜的温柔抚摸
带走了夏日的炎热
留下了宁静的歌

长夏翻书

书页在指尖翻动
像时光的蝴蝶
冰瓜的清甜
弥漫在空气里

穿堂风轻轻吹过
带来一丝凉爽
我在这静谧中
享受着独处的时光

窗外的树影摇曳
似是在诉说故事
阳光透过枝叶
洒下点点斑驳

每一行文字
都是心灵的对话
在这长夏的午后
我与书相拥入画

时间在书页间流淌
思绪在文字中飞扬
这一份安然的心境
是生活的奖赏

蝉鸣的午后

张智虹

